

认识丁锡满先生近廿年,是因为诗。他知我亦为诗词学会会员,便认我为诗友。每年除夕他发来诗,总是称“指教”。我忙东忙西,诗写得少,他说:“可惜了!”有时被他“逼”紧了,和他一首,总是急就章,没好好改就发出去,他先夸“才思敏捷。”然后不客气地说,这字、那字要再酌。我最不耐烦改诗,但他的话从不反驳,因为不忍辜负他的好意。金福安先生去世后,我在晚报发的纪念文章里有自撰的挽联,他找我去,说这本书会传给后世,你参与其中,是功德无量的事。还说了三个“拜托!”

世上又少了一个好人

叶良骏

我成了楹联学会会员。刚入会,他就告诉我“学会”在编“上海楹联大全”,要我想上海还漏了谁。我脱口而出,陶行知。他把搜集有关陶行知楹联的事交给我,还限定了交稿时间。那时我正忙,又没现成资料,一直拖着。他找我去,说这本书会传给后世,你参与其中,是功德无量的事。还说了三个“拜托!”



童年游戏——手绢鼠(剪纸) 彭敏敏

“学陶诗”。他来参观,看到了我的“联”和诗在一起展出,笑着说:“原来你是要逼我的!”他的散文集《走笔大千》开研讨会,怕我忙没请我,我得知后说再忙也要去。他说别空手来啊。我想了半天不知送什么礼,撰了两副对联带去,其中一付还是我自己书写的。他高兴地说:“今天你送了我想要的‘礼’!”我又被他“逼”了一回。

我的散文集“博爱存心”完稿后,依约请他写序,一向有求必应的他却爽约了。我不知他已重病缠身,还怪他说话不算数。他来电致歉,我说那么等书出来后写篇书评。书出来寄他,他来短信祝贺,书评却没有了下文。

我得知他病危,已是21日,赶紧放下手头事奔去。虽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一见他,仍吃了一惊。一向生气勃勃的他已面目全非。我报上名字,他抬手表示知道。他目光空洞,似视而不见,口大张,却说不出口。他挣扎,却如平时,静静的怕打扰别人。他痛苦,也如以往,面容平静。他一向爱才惜才,善待别人,现在,却无人可以帮他。我说了许多话,不知他听到了没。其实,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,因为都是废话。我与他告别,说我走了。他握着的手用了下力,然后松开,艰难地抬起又重重地落下。这最后的诀别,无语,无声,我怕他听见哭声,狂奔而逃。



今年5月20日小满,说起这个节气,在江南地区有其特殊性,因农时而形成的节俗,那就是往昔的“小满动三车”,如今三车虽无,遗意仍在。

清代中期苏州顾禄所撰《清嘉录》云:“号曰‘小满动三车’,谓丝车、油车、田车也”。具体而言,则是:“小满乍来,蚕妇煮茧,治车繰丝,昼夜操作;郊外菜花,至是亦结实,取其中,至车坊磨油,以俟估客贩卖;插秧之人,又各带土分科,设遇梅雨泛滥,则集桔槔以救之,早则用连车递引溪河之水,传入入田,谓之‘踏水车’”。这三车,现今都属于博物馆陈列品了,但在旧时则颇具相当高的科技价值。油车是在菜花结实时“取其子”(菜籽)榨油的工具,还比较简单,丝车用来为蚕茧繰丝已经复杂多了,水车则是唐代广泛应用、在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农具,它的基本结构由水槽、水链、刮板上下两个齿轮轴组成,每节木链拴一刮板,节节木链犹如根根龙骨,所以还叫它龙骨水车,又因每节木链带动一块刮板,刮板翻动即带水溢出水涝田地,或引入干旱田地,故又称翻车。水车虽用人力(手臂靠横杆,脚踏木链)运作,但它的机械制作的精当,令人叹为观止。“小满动三车”,是江南乡镇春夏收种的开端。

小满所动的三车中既有丝车,预示着新丝随即上市。三绸都之一的盛泽(另两地为苏州、杭州),由丝业集资建先蚕祠以纪念蚕祖(嫫祖),祠内有正门楼上朝北的戏台,正殿与戏台之间是广场,广场两侧的东西厢楼招待业外人看戏(广场亦然如此),西厢楼则是各丝行从业人员的席席。小满及其前后各一日为邀班演戏的日子,那时有一不成文的好传统,这三天各丝行由老板或大先生值店,放学徒、店伙去看戏。平日很少有休息日的伙计,此三日就成为他们免费欢娱的假期了。

盛泽的先蚕祠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兼作行业活动场所,原先宏大,后来渐渐衰废,仅存留门墙、殿墙,余皆无有矣。近年修建一新,但已称不上古迹而是“今迹”了。“小满动三车”,经济作物的收成虽异于秋收,却也小有收获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十三引《三礼宗义》:“小满为中者,物之生长小得并满,故以小满为名也”。句首所说的“中”指“中气”,古时分二十四节气半数节,半数气,后来才统称节气,小满原来称作“气”,所以有“小满为中”之说。



时尚杂志从来不缺笑料,譬如编辑部A小姐自从倾全家之力买了郊区的别墅,着实过了一段“苦日子”。这大概是她毕业后这么多年,为数不多的为钱烦恼的时期。虽然缠绵多情的雨天,她还是打着那把McQueen骷髅头雨伞,仿佛《小时代》里宫先生附体,带着故作又精致的轻浮情调,但实际上她脚上那双Valentino铆钉雨鞋却暴露了过气的信号。

A小姐的穷,当然是相对而言的。如果不追求时效和新鲜,那么她的鞋子和衣服这辈子都穿戴不完。更不要说她还有大大小小十数个五、六位数的包包和众多配饰,足够应付各种场合。问题是,A小姐和很多女人,总是在追逐更好和更新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A小姐用叉子秀气地吃着她的黑松露大虾野菌有机米饭,看着食指上的婚戒,流露出一种惆怅的模样。果然,她一开口就是抱怨白钻有多坑爹,比不上彩宝涨势凶猛。问题是,涨得再厉害,谁会想着把婚戒变成呢?!随后,就着餐厅午市套餐附



清明刚过,梅家坞的阿根廷来说炒了明前茶,约我们去尝尝,这样一年到头都会清清明明。

拐进山坳,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阿根的家依旧朴拙静谧,只是房顶瓦楞间的杂草比前两年所见又多了一些。其中还有星星点点的蓝色和黄色的小花在静静地开着。东山墙的香樟正在换叶,葱绿的树冠遮掩了半个院子,地上到处落有黯然的叶子和紫色的果子。我们走进漫有茶香的院子,阿根廷忙放下扫帚和我们握手。他还是那么谦和旷达,搬着椅子说:“外面空气好,坐院里吧!”随后就端上香气袅袅的茶水。他怕树叶落到茶水里,事先还在树下撑起了蓝白相间的大阳伞,好让我们尽情品新茶观山景。

品着茶,眺望着坡上绵延的茶园油然想起了阿根的父亲。怎么不见老人家呢?阿根说去年秋天父亲仙逝了,临走还嘱咐不要荒了茶园断了手艺。他说着又望望墙边的老土灶,似乎在看着父亲炒茶的身影。这土灶像我老家的灶火台,四周糊着厚厚的泥巴,添柴火的灶口方方正正,灶顶直径约有两尺,足以支上一口大铁锅。阿根说铁锅还在用,算是父亲留下的遗物。现在都用电炒锅和机器了,但父亲说柴火炒茶才是真功夫。因为机器死板,人手灵活。茶的干燥、形状、色香和炒茶的手势、揉捻全靠把握火候,炒出的茶才有山野之灵气。凭着父亲的功夫和名声,村里人叫他“茶叔!”

说起茶叔,我在多年前就相识了。那天在梅家坞办完事,经当地人介绍我们慕名去了茶叔家。也是有缘,我们到时他正在篾箕上摊晾刚出锅的茶叶,见了我们也不问什么就乐呵呵地招呼着人座喝茶,还指指旁边篮子里的竹笋说早上从山上挖来的,让我们留下吃午饭。面对他的热情和朴实,我们欣然点头致谢。席间,我问他为何叫“茶叔”,他憨厚地笑一笑:“大概辈份大吧。”还说七十多了,老伴在女儿家带孩子,老大阿根在家种茶,老二在外地。正说着,阿根回来了。他和父亲一样脸膛分明慈善敦厚。若不介绍,还以为他俩是兄弟呢。饭后,阿根去送货。茶叔告诉我说梅家坞是山区又偏僻,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先后五次来梅家坞考察,关心茶叶种植和茶农生活。梅家坞有今天,总理可没少操心呀!他还动情地说,总理去世后,梅家坞人就把当年总理和茶农一起座谈的大队部改成了纪念馆。而让我感动的是茶叔在陪

我们参观纪念馆时,我偶然发现他含着热泪久久凝望着总理和茶农们亲切交谈的照片,似乎在重温当年的幸福时刻……记得有次总理认真听了乡亲们汇报后,当场对身边的一位干部说,梅家坞适宜种茶,而种茶又是绿化,既美观又能增加收入。干部要多想办法,多关心群众生活。那时,总理的每次到来,对梅家坞人来说既是一种幸福,更是鼓励和鞭策。如今,总理永远不能再来梅家坞了,但梅家坞人把总理的话永远印在了心里,并以百倍的勤劳装扮着绿色的梅家坞。

出了纪念馆,茶叔悄然抹去了热泪,又领我们去看茶园。我走在整齐浓密的茶树间,就像浮在茶的海洋里,满目的茶树一直蔓延到暮霭蒙蒙的群山脚下。我怕他累了故意放慢脚步,可他说:“我们这几茶好空气好,你们要常来走走吸取新鲜空气呀。”就他这句话,我们成了忘年交。每逢茶季,他们总会真心邀请。而去年春天我没能去见他们,使得这次相会突然少了茶叙而遗憾不已。好在茶的味道依然清香纯真,就像茶叔刚炒出的那锅新茶!



梅家坞情结

刘向东

我家分有一小块地,在寨上。寨上有一棵柿子树,柿子树的年龄比我大,大多我说不清楚,母亲也说不清楚,唯一说得清楚的是,我们在那块地里流了多少汗,收获了多少庄稼。不知是没有壮劳力的耕耘,还是那块地本身就很贫瘠,一年到头,母亲辛辛苦苦,我也有时会去那儿辛苦,比如施肥除草之类的活我还是会干的。一天,我在除草,柿树上一只鸟儿喳喳直叫,好像在说:“别除啦!别除啦,除草也白搭,就凭你,还能种出好庄稼?”

种不出好庄稼?年少的我,不服。一不服就有不服的行为。小麦生长的季节,我把树上掉下来的熟透了的柿子埋在麦子的旁边,然后直接往上面小便。谁知,麦苗没有茁壮生长,反而渐渐发黄。母亲没有责怪我,麦收的时候还有一个劲地说:“我几种的小麦就是不一样,有一股柿子的香甜味。”我羞愧地低下了头,母亲说:“懂得低头是一种美德,低头接地气。向土地鞠躬,方能吸纳营养和力量!”

柿树下的麦地

罗光辉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洋气太太和土气先生

费拉拉

赠的免费咖啡,A小姐开始打听起卖二手的大V——这类亲近活跃在微信上的奢侈品二手中介十分奇葩和小众,他们的服务内容包括鉴定真伪、拍照晒图、寄售,如果交易成功收取10%-15%的佣金。不同于二手实体店有场地租金成本,他们做生意全凭眼光和口碑,成本和风险要小得多。在集思广益贡献给A小姐若干联系方式后,众人匆匆AA结帐返回办公室。

几天之后,有人看到A小姐的闲置物品登上了某个二手寄卖大V的朋友圈,四千多手人的九成新Prada钱夹仅卖一千二,Prada黑色贝壳包直接三折附赠防尘袋身份卡全套配置,唐嫣同款Gucci帆布包亦是半价后不到五千的样子……而那双红色的Valentino铆钉雨鞋也在其中。满足八卦怨念的同时,我们对A小姐的眼

光既嗤之以鼻又十分认同,因为真正设计好看的物件基本都不在出售之列,之所以嗤之以鼻是因为她买进过许多曾经爆款且丑陋的东西,简直可以被称为时装编辑的黑历史。

我们无从得知A小姐的理工科老公是否知道太太卖养自己的行为,想来即便知道应该也不太在乎。有种约定俗成的怪现象——时尚品味极好的太太的一半,通常仅仅是个朴素不洋气的男士,而这类太太根本就不曾有过改造另一半想法。在她们看来,此举吃力不讨好,又存在一定的风险,即自家的白菜越是养得水灵越是容易被猪拱了。年轻的、品味极好的太太,惯做生活中心人物,虽然她们也爱惜先生,爱惜他所带来的舒适和便利的生活,但她们的先生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。“三麻子扮关公,打着红脸,威风凛凛。眼前的那个小马童,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配衬关公。关公的靴尖微微的一抬,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一连翻起十来个筋斗。”她们的先生,便是那个小马童。